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，尊严与权势的较量，法律与暗箱的对峙，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

健全之处，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，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，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周海若在夜里静静地走了

聂远新直接把华而不实的药勾掉。汪小凤正和厂家销售员谈笑风生，聂远新说，我想和汪副主任谈谈，请各位回避。汪小凤有些毛了。云南医药的消痛散为什么退库？那种中成药制剂价格低廉效果不错，聂远新回来发现退库了。汪小凤心底一松。那个品种早该淘汰，退库也是顺应消费需要嘛。聂远新冷笑，这药我用，是你通知药房还是我通知？汪小凤挂不住了，我定了，谁也别想改！聂远新摔门而去。走廊里的医生护士惊呆了。

周海若调到专为特殊关系户备的单间。林院长对聂远新从来给面子。聂远新一头扎进了制剂室。她亲自煎汤熬药，趴在药床上，聚精会神。海若瘦得厉害，气色比刚入院那会儿强多了。杨卓林喜上眉梢。聂远新却不乐观，我能做的只是让她多留些日子。杨卓林怔忡好一会儿，躲到走廊好好地哭了一场。林院长来过一次，聂远新说，无法乐观。林院长脸上现出一种失落。

消痛散重新起库，汪小凤和聂远新的关系更加紧张。聂远新忘记一句老话，小人不能得罪。

春天姗姗来迟，聂远新说，再过些日子可以让海若下地走走。杨卓林坐在海若床边，我们去领结婚证，再挑戒指，钻石的。这一夜变天了。聂远新一夜没睡，天冷地滑，出租车叫不到，她硬是走到医院。周海若在夜里静静地走了。没有痛苦没有煎熬。杨卓林跪在病床前握着海若冰凉的小手。聂远新闭上眼睛。希希死后，聂远新把全部心力倾注在海若身上，她觉得希希本该消逝的生命留给了海若。她错了。聂远新第一次请假。三天后，她走进办公室。汪小凤把一张纸甩在她面前。郑重的公函，右下角醒目的大红的戳：鉴于对病人周海若施治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，给病人家属、医院科室、社会各界造成极严重的后果，很抱歉通知您，请于通知之日起自动离职……聂远新第一感觉是开玩笑。目光落在红印章上，院办的行政公章，是林院长单独保管的。聂远新知道，她陷入了一个局，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

鲁西军和薄洪冰一见如故。让郑策看到在许言家出现，成为鲁西军心头的阴影。还有上次联谊会，许言让鲁西军大失所望。薄洪冰最大限度弥补了这些缺憾，年龄相仿经历相近，两个人都找到认同感。同时，鲁西军看到解脱的希望。小白代理的品种。鲁西军花了二十万元。本该坐地数钱可小白不上路。鲁西军不好做得太明显。薄洪冰出现让他眼前一亮，何不借一臂之力？况且，薄洪冰一定有求于他。鲁西军不是一黑到底的人，只要对销售有利，他会合作，如果你再帮他一点上不了桌面的私人的忙，这个朋友你就交定了。和鲁西军能交朋友一定不吃亏。

鲁西军只说小白是一个朋友。薄洪冰一眼就看穿猫腻。薄洪冰最怕人没爱好。投其所好，那这个人会为你所用。薄洪冰将小白代理的品种打入周边州县市场。省医药公司每月宝氏产品订货量不低于八十万元。鲁西军为小白代理的这个品种很赚钱，他不想收回垫付的公款，还想以此开辟出一条合法合理的生财之道。他的目光看得更远，他意识到钱很重要。薄洪冰喜出望外，仅此一笔他就完成大半任务。想超过西安办成成为西北区销售业绩第一的办事处就不难了。小白觉得自己命好，她要在市区买一套公寓，再买一部车，年轻女人开辆漂亮小轿车，必定会引来无数眼球。

国庆节鲁西军关了手机传呼窝在家里盘算事。省医药是唯一掌控麻醉药品销售渠道的商业，每年向省药监局申报购用证，实际上是购销许可证。市场正常需求量每年加起来的量最多不超过一百公斤，每次多报一些，富余的这些就卖高价。现金。不然福利奖金年终奖双新拿什么兑现？今年批下来的数量是四吨而目前库存已不足百余公斤！鲁西军不由得暗暗惊颤，他想到老吴，他一家就买走七百公斤！说破天鲁西军也不相信他真是去救人。可他不能不卖，他付现金，再就是那二十万元，他暗示说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为什么？二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，就为他每年不足百万的销售？还是因为他近一吨麻黄素的购买量？鲁西军安慰自己，麻醉药品都由公司一把手签字，就算有什么也轮不到他这小科长来顶缸。他再次欣赏存折上添加的一串阿拉伯数字。没有什么比数字带给人的愉悦更多，当这数字和钱画等号时。女儿睡醒了，爸爸，去爷爷家吧。鲁西军赶紧把手中东西塞到抽屉最深处，把抽屉锁好。

鲁西军的手机传呼从打开就没消停过，他只记住三件事。小白让他无论如何去一趟。薄洪冰请他吃饭。王革请回电。他把电话回过去。电话那头静了一会，王革大哭出声。杨鑫革跑了！鲁西军如雷轰顶。在路上，鲁西军把有关杨鑫革的种种信息迅速过一遍。

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，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，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，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思想性。

婚姻的失败成就了孟小冬的事业

1930年，梅雨田夫人过世，灵堂设在梅公馆。孟小冬依礼前去给婆婆守孝，在门口，便被福芝芳叫人挡住了，来人直呼孟小姐，并不承认孟小冬是梅家人。孟小冬没有想到，自己一心爱着梅兰芳，竟是如此凄凉的结局。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切都像还没有捂热。

孟小冬也是骄傲的，她要的是爱情，但她不乞讨爱情。孟小冬傲然地离开了梅兰芳，但她心内留下的是难愈的伤口。为了养伤，她也一度皈依佛门。沉寂了一段日子，再返京时，孟小冬将所有的的心思给了京戏与戏剧。婚姻的失败成就了孟小冬的事业。1934年孟小冬复出后，更是一票难求。孟小冬拜在梨园大师余叔岩的门下，成了京剧第一女须生。

孟小冬与梅兰芳在香港有过一次碰面，但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。没有说话，不代表已经忘记。那毕竟是孟小冬倾心爱过的第一个男人。那时梅兰芳自然不知，在孟小冬的房内，只存放着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恩师余叔岩，另一张则是前郎梅兰芳。只是旧照依然，旧情已不复存在。

人的私心，往往伤害到的，都是最爱自己的人。

潘玉良这样的女子

她活在民国初年。长得不好看，身世飘泊。她在遇见潘赞化之前姓陈，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。自幼父母亡故，让她只能依靠舅舅生存。她哪里会想到，有一天这个舅舅竟然在赌输之后，将她卖到妓院里。一夜之间，她就成了芜湖妓院里的烧火丫头。烧火丫头没做多久，她就被迫学艺，吹拉弹唱，唱京戏里的黑头。完了之后，又被逼着去接客。

妓院的姐妹们为了更好地生存，都性格温顺。她却不是。被逼着几次去卖身，她都奋力挣扎，死也不从。为了逃避

接客，她一次次逃跑，最后无以逃身，她选择跳水。而潘赞化救了她。潘赞化得知实情后，被眼前这个烈女子深深感动。他花费银两将她赎出，她自此改姓，开始叫潘玉良。

有人说，潘赞化如果生活在现世，应该算是好男人。总之他是真的待她好，好得近乎纵容，由着她的性子去学校学画。那年代，还没人体模特，她就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画自己。她大胆的行为让很多同学侧目，终于有同学翻出她的身世，知道她曾经是妓女。这一发现，让她在同学中饱受歧视。她不管这些，依然我行我素。这期间也有人吹风给潘赞化，说潘玉良和学校里的男同学一起去野外画画。潘赞化听说，只回报一笑，他理解支持她所有的行为。

潘赞化是有夫人的。大夫人很难相容这个作风离奇的潘玉良，两个女人之间明里暗里的战斗终于让潘玉良厌倦，同时，对于艺术更高的需求让她渴望去欧洲学习。潘赞化帮她寻到一个留学名额。他明明不舍她走，又知道留她不住，只能满足她的要求。

她与他告别，来到法国。她在法国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，专攻油画。住在穷学生穷画家居住的拉丁区，一个窄小的阁楼里，她日日全心投入绘画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油墨。墙上贴满素描，清一色的裸体，还有她自己。这些女人有着逼真丰腴的身体，谈不上美，但有一种尘世中活着的感觉。

不知是否经历之故，潘玉良画风大胆，想象力丰富。那些画就是静止的，也可以看到画面深处，那种激流暗涌。

这时的巴黎正逢乱世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局势变得紧张。许多同学纷纷离去，她却依然坚守。生活困窘，她时常被一个名叫王守义的早年留学生接济。

婚姻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，刚从娘肚里拱出来，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，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，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，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白芸莺早就想离开秀水镇

在基层当过乡镇干部的人，心里都明白，国家公职人员，要想计划外多生个孩子，说实话，你就办不成事，只能真戏假做，走特批这条路，如果孩子头胎有残疾，不管是先天性心脏病，脑供血不足还是畸形呆傻，只要由县级以上医院开来的证明符合其中一条病因，就算硬件合格。按照有关程序，夫妻一方，只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，经计生委批准拿到了准生证后，怀孕生下的孩子就是合法的公民。这事要想万无一失，如果让白芸莺三十六计为上，只要调离原单位，这年头，什么事也会人

一走就了之，万事大吉。其实，白芸莺早就想离开秀水镇，做梦都想进鹿州一中教书。谁不知道，在乡下教书，苦点累点待遇没奖金还不算，常常是几个月，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，干瞪眼。你想教师也是俗人，靠西北风也生存不了。俗话说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傻子也知道城里人比乡下人的光景好过。

应该说，为了改变生存环境，白芸莺进行了近十年的不懈努力，她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外语课讲得呱呱，全市评比是年年拔尖儿。她中师毕业，参加工作以后，接着进修了大专、本科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，并取得了学历。可以说，

像白芸莺这样勤奋努力的乡村青年教师，是很不得了啊，但是，她除了每年增加一两本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园丁之类的红皮证书之外，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。如今的社会呀，人都变得现实起来了，充分认识到钱和地位的重要性，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。

在一个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生存环境中，一个没根没蒂的平头百姓，要想实现自我价值，就只有抓住机遇，跳出原有的小圈子，打破世俗的桎梏，寻找一个能施展手脚的新平台，只有你站位高了才能指点江山，笑看云卷云舒。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金字塔尖儿，从精神到物质得到你该得到的一切。白芸莺因为明白了这个理儿，她跟金璞玉一家人的亲密接触，就显得有备而来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有时她自己都觉得有作秀的感觉，也会暗自觉得脸红，但是白芸莺内心的不安从她的神态上表现出来，却是另一码事，给外人的印象是害羞、本分、善解人意又讨人喜欢，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市长和学生，都会从内心里接受她，因为白芸莺知道，一个女人只有能成功地扮演多种角色，让老人感到你孝顺，女人感到姐妹情深，孩子们感到母爱的慈祥，让男人觉得温馨浪漫有成就感，你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永远站有好的位置。

金璞玉在与白芸莺的闲谈中内心感受到，这女人身上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，她的一说一笑都令人心动，清灵灵的瞳仁里像汪着一池春水，双层眼皮一眨，就如蝴蝶的翅膀在扑闪，白芸莺温雅的笑意连同头上淡淡的桂花香气，直往他心里钻。

金璞玉也不是用特殊材料打造的楷



吕继果 著



王守义开一家中餐馆，虽然生活也不算富裕，倒也极其热心接济中国去的穷学生，潘玉良便是其中之一。异国他乡，潘玉良与王守义很快成了好友。

潘赞化依然会从国内寄宣纸给她。看到宣纸，潘玉良就会想起潘赞化，但那时他们已经隔得那么远。她想这辈子不会再遇见比他更好的男人，赚了钱，还放她远走，她实在不清楚自己给了他什么。

她却依然留恋这里的事业。还是很孤独的，不画画的日子，她常去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家中餐馆聊天、打牌或扮黑头。她已50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说话很大声，比年轻时更不好看。她的青春流落在巴黎的大街上。

这些年，都是王守义在照顾她。她不是不想中国不想潘赞化，年龄越大这种想念会越深。只是她没有机会回去了。

她在法国生活拮据，又不愿与画商打交道，卖不出自己的画。老年身体也不好，靠一点补助金生活。

她为理想放弃爱情。这一生，她在事业上表现得相当强势，在感情上，她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坚持。可是在得到潘赞化去世的消息时，她分明痛哭到无法承受，他对她的再造之恩，让她心存愧疚，而且无以弥补。人的一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潘玉良没有答案。她在贫困交加中死在异国，是王守义帮助她在巴黎买了一块使用100年的墓地，让她终于安静下来。